

牧齋初學集

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一

墓誌銘二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諡文毅郭公改葬墓誌銘

萬曆中歸德沈文端公在政地江夏郭文毅公在翰苑咸以公廉彊直爲時斗杓而兩公者亦深相得也四明沈文恭公當國日久訾議叢集不能不意忌歸德郭公署禮部事於四明多所枝拄言者詆訶四明連及其黨其人皆宿昔歸附郭公者於是四明之私人謀傾郭公以翦歸德械旣成矣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非恭王子王大懼輦輸其金錢走闕下使人私於郭公幸毋窮治楚事請以餽首相者餽公公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力四明以下皆宛轉爲王請公固不可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越首不盡誣公持議益俛俛諸爲楚者疾其梗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訟言楚宗之來皆公使之相與盡力排公而嗾王飛章劾公以相抵公抗疏伸辯以王餽金書上聞且向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邨

須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 上初得妖書

也以謂牽連宮禁甚閭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

大索四明之私人聚族而謀曰楚事方艱而妖

書踵作此可以一網而盡也以楚事傳致妖書

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證明楚事則楚

獄可立解也於是四明從容爲 上言妖書非

他人必臣下相傾爲此微引其端以聳動 人

主御史康丕揚則曰自華越訐楚王而奸人無

所忌憚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實一根柢給事錢

夢臯則曰首相一貫不主楚事則妖書不出矣

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

某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四明乃擬旨

窮治務得真賊并勒公以楚事聽勘荆門州故

同知胡化老而狂易上書告州官阮明卿謂妖

書出其手事下刑部夢臯等告尚書蕭大亨胡

化與郭同舉於鄉郭在楊邨乘婦人輿宿歸德

邸舍相與竄謀不可失也大亨獻胡化使引公

及歸德化叩頭大叫痛哭曰阮知州殺我一家

我自來叫冤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

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

大殺人媚人卽見 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
說蜀犬者斥夢臯也 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
讞 上曰誣也盡釋之而東廠捕得妖人皦生
光異時嘗以宿憾把鄭皇親造妖詩大署其門
者 上意欲歸獄於生光四明意未厭揭請詳
鞠丕楊抗章訟生光之枉請少緩其獄賊之父
子兄弟可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公與其兄
國子監丞正位也 上怒以阿庇反賊罷丕楊
四明力救之以免而獄益急丕楊方巡城與提
督陳汝忠追捕無虛晷逮醫人沈今譽及名僧
達觀從今譽床頭獲片紙語連歸德門人刑部
郎于王立吏部郎王士麒皆削籍而恨王立尤
甚欲并殺之歸德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徹戶闔
不敢晝啓楊邨竝岸重圍擊柝踞呼徹晝夜喧
傳 上出龍票逮公及王立喝令早自裁也可
以無辱公曰大臣有罪當伏法死都市何爲自
屏草外時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盃聊自
壽大家頭上有青天意氣自如也 汝忠盡械公
僕隸竈婢乳媪及傭書者男婦老幼共十五人
刺焚鍼灼五毒參至每上彭耆兩脅肉拉毀墮

地竟無所得汝忠以金吾告身誘書役毛尚文
令引沈今譽而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微會訊
之日東廠陳矩詰龔氏女汝見妖書版幾何曰
版有一房矩笑曰妖書僅二三葉而版有一房
手詰尚文曰沈今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
一月十六戎政廣平王公曰妖書以初十日獲
而十六日又刊書將有兩妖書乎考皦生光妻
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令引公皆不肯生光
坐便輿中瞠目仰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剮
我一身當之奈何敎我奉沈相意妄扳郭侍郎
總憲三原溫公禮部侍郎晉江李公越席而起
曰讞獄者若不承安有旣承而反相抵者乎御
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矩嘆曰朝廷
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公旣去御史史學
遷勘楚事其寃大白四明積不爲清議所容乃
拉歸德與偕去而楚宗與王相構不已至於刼
王人殺閹府三十餘人駢首就僇假令華越之
來公果爲禍始公與諸宗衡宇相望當此之時
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公其能晏然而
已乎羣小聚謀殺公欲借妖書以解楚事久之

妖書寢而楚事乃益白公之不爲羣小所殺者天也其大節凜然終不得而抹殺者亦天也公何憾矣哉先是楚勘疏入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李公在部爲檄略以進而諸人謂公匿議單不上公不置辯李公上言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息妖書獄急翰林華亭唐公偕晉江楊公卽墨周公會稽陶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跼蹐無所容揮杯茗酌地以子孫爲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布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辭於天下後世乎四明色沮獄漸解而蕭大亨欲脫皦而坐公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古抵其藁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當盡數抵償不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面折戶部尚書趙公世卿奈何附權相以害正人趙立命駕往說四明四明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焰熏天障日官府震動海宇軒輊而詞臣散僚引据名義獄獄不少鯁避如此然自時厥後詔獄繁興黨籍代有傾危之禍釀於縉紳而婦寺小人相挺而乘其敝誰生厲階至今焉

梗吾觀國史至癸卯甲辰之間未嘗不廢書而嘆息也公諱正域字美命楚之江夏人其先世有諱聰者以驍勇事高皇帝受長弓大矢食案之賜子孫世習武至公父諱懋始以文舉於鄉仕至趙州守以公詹事考贈如其官母王爲淑人公舉萬曆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甲午充東宮講官陞春坊中允歷諭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講幄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東朝每午夜出講以爲嘗天寒甚鑪無宿火公大聲語近侍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膏僵口噤以死乎翼日語傳禁中鑪火郁然矣事雖瑣細公所擁佑東朝良有深意也敘遷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揆真才請罷納貢母以明經之選夷於鬻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壻也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侯家奴百數踣邸門而寧遠魏國盛氣愬公公曰以學錄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

得藁多走馬橫絕先師廟門以先師扶國子生
非以學錄扶都督也卽上疏曲有所歸不若兩
平之令詣門交相謝而罷居二年陞詹事府詹
事儲講如故壬寅晉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
踰年回部攝部事公在部諸典故惜名器堅執
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史不假權郎吏部務爲之
肅然孟夏朔日食值 廟祀公言禮諸侯旅見
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
食性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赦日翼日享廟從
之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薨公斷以聘儀遭喪
入竟則遂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况天子之於
臣耶卒遣使行夏至陪祀諸臣託疾不至公謂
祀事不虔繇 上久不躬祀所致請下詔勅厲
其意實以諷切 人主回夷候內府王價羈留
病死號泣道左公曰 明主可以理請奈何以
小費失外夷心疏請支給 上趣令承運庫予
之其援据典訓顧恤國體皆此類也日食之占
曰日從上食占君知佞臣安心用之以亡其國
四明惡之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妄言禍福當
叅公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能叅

我能救母恐也四明聞之而止兩淮稅使魯保
請專勅關防兼督潮直織造歸德持不可而四
明票旨兼予之公曰改造礦稅之別名也保得
關防是總督四省也勅可與關防不可與也四
明強應曰好而使文書房近侍以 上命脅公
公持之益力四明告歸德 上怒甚必有處分
歸德曰郭以此去官可矣四明慙并恚歸德而
上顧司禮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
官四明疑公有內援益比而孽公矣秦王爲其
庶子請封世子公堅執不與又請封郡王四明
擬旨下部公堅執不肯覆四明又使前奄以
上怒脅公公弗應榜示部門曰秦王繇中尉進
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
得封世子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府所推金
錢皆不效而恨公者益深矣諡議起當奪者之
子孫訴於政府四明曰我在誰敢奪公曰敢奪
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諡是海瑞當殺
也如許論當諡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諡是
鄒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
不下而諡議不果行公之與四明相杖柱者其

大端如此而其它固未可悉數也公在儲講目久深悉 神廟父子慈孝儲位必無艱阨立之後政地頗自負定策公爲詩志喜有會誇麟趾周公子不俟鴻飛漢老人之句妖書事發請戒諭東官侍衛伴讀等官以公爲東朝講官可鈞連發難雖震驚弗顧也 上召 皇太子慰諭曰哥兒莫恐不干汝事 皇太子亦語近侍何故曲殺我好講官奸人聞之氣奪本公所以得全者 神 先二廟之力也公歸田後聲實益著海內望旦夕枋用以爲一出則太平可立致聞公之訃雖芸夫紅婦無不嗟咨歎息謂天之無意於斯世也公在史館與福清葉文忠相厚善公高明果毅勇於擔荷福清樂易善柔妙於調御兩人交相親切心皆不以爲然而不相非也福清大拜而公溢逝海內惜福清不得公自代而福清亦用以爲恨雖然公雖不用其所自樹立已足以表見於天下矣嚮使得君專政優游綸閣之中以調停爲變理以遵養爲包荒以朝廷爵祿爲果蓏以國家元氣爲癰痔身羸老成長厚之福而國食敝窳朽蠹之禍公亦豈

願之于用而負國家不用而自負用不足以爲伸而不用不足以爲詘以此易彼必有能辨之者矣福清之論楚事曰七國未削而錯先危公弗是也卒有妖書之禍嗚呼錯則已愚矣人臣殺身有益于君則爲之矣安得謂胡廣趙戒賢於李固也舉世悠悠鮮不智彼而愚此可勝歎哉公卒於萬曆壬子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九妻張氏繼室畢氏生子四人文封武封昭封宣封其三爲任子女二人嫁宗人蘊鉉李柳公沒後之四年 上俞禮部請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天啓初奉 先廟遺詔疏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蔭一子中書舍人加祭一壇諡文毅嗚呼成 先廟之德者 先帝也孰謂 先帝不聖明哉公爲文章雄健磊落似其爲人生平好有用之學於朝章國故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利弊興革儲峙胷中倒篋而出之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若干卷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楚事妖書始末十三經補注凡若干卷葬以乙卯二月墓在龍泉洞山文忠公既誌而銘之矣其改葬於某阡也昭封以續志

屬余曰昭封生於楊邨僅十日而乳媪之夫械去媪日夜哭乳澆不下懂而不死以父任爲郎坎軻跋扈幾填牢戶真世之不幸人也惟夫子來而賜之銘他日庶可以見先文毅於地下余曰此吾之志也其何敢辭銘曰

於穆上帝高居法宮靈璫沈沈應門九重日車中天雲旗在下豈無宮隣厥有金虎矯矯郭公江漢炳靈如弦斯直如冰斯清豫章銅山淮南寶賂火齊堆盤金錢塞路經書減節史紀易馬九廟神靈誰與敢假銅甌旁午銀璫錯互鬼神晝號真宰上訴殺機蹶張箝網林植全身保名聖主之力自公之去視天夢夢章奏寢閣朝著霧掌自公之亡讒人罔極葦苒藉盈端禮碑泐嗟公一身繫國紀綱國論職志黨禍濫觴流言丹青木沈石浮窮塵一昔枯竹千秋勒銘幽石爲示無止母耽黃扉而媿青史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天啓初纂修 神宗顯皇帝實錄朝議歛然以謂舊史官京山李公起家隆慶中早入史館四十餘年朝嘗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諸譜牒且

又老于文學諳識吏事誠非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竝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令得專領史局早歲厥事於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大嘗寺卿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至移疾致仕天啓六年閏六月卒于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 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削藁久閱人間芸閣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執鉛墨以相稽撫汗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于李公之葬爲之傍徨三歎而不能自己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景瑞生淑舉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公之父也公生而夙惠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一上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 穆廟實錄成陞修撰在史館與新安許文穆公齊名同館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 仁聖皇太后修胡良巨馬橋詞臣撰碑進御江陵公獨取公文同館皆側目

焉乙亥內計遂出爲陝西叅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湛外僚凡三十年始稍遷至南太嘗其閒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慫慙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也凡自翰林出爲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官于秦晉梁蜀江淮歷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虜于鄜衍征番于洮岷行河于潁平妖于潮採木于蜀精彊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文人才子不得志于仕宦則往往耆聲色縱飲博以耗雄心而遣暇日公自讀書而外泊然無所嗜好簾閣據几焚膏秉燭摺撫舊聞鑽穴故紙古所謂老而好學者無以逾公也公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之文炤曜四裔晚僑居白門廣陵閒洪裁艷辭旣足以沾丐衣被而又能翫觥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海內謁文者趨走如市門下士爭招要富人大賈受取其所奉金錢而籍記其目以請公栖毫閤筆次第應之一無倦色也其生平做儻好士輕財重氣坐客嘗滿干謁請求貪者以爲豪而黠者以爲市其或假竿牘竊名姓恣爲

奸利者窮而來歸遇之反益厚交游猥雜咎譽錯互頗以此受人誣染終不以介意也天性孝友遇其諸弟患難緩急異面而一身其傲弟不見德反較輒之家居懼禍衰晚避地屬有急難未嘗不手援也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臺論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或謂公當抗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阨我我忍利其死以爲贅乎揚忠烈唱移宮之議權倖交嫉嘖有煩言奮筆爲庚申記事人或咻之公曰吾老矣舊待罪末史不惜以餘年爲國家別白此事 聖朝不以文字罪人非所患也人知公樂易博達修長者之行不知其所期待特擇如此 今上四年辛未其孤國子生營易詣闕請卹于朝 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令甲十二月葬公于游山之原公娶王氏子三人營易營室營國孫若干人營易旣葬公持所撰行述及周吏部士顯之狀謁余而請曰願有述也余以史館後進受知于公公乞休時余在右坊寓書相告曰能援我以進又能相我以退者必子也余是以諾營易之請彙括其事

狀舉其所知者以爲之誌公有大泌山房集及續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章之聲價固以崇重于當代矣後世當有知而論之者銘曰

穆廟戊辰館選聿隆七相蟬連猗嗟數窮煌煌列宿太微紫宮嘒彼抱歎實命不同沙堤道在平津閣空歸然靈光壽考顯融八座引退八十考終挹彼注茲天之報公金聲王色大呂黃鍾銘無愧詞以質幽宮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公墓誌銘

公諱夢禎字開之姓馮氏其先高郵人也國初徙嘉興之秀水以漚麻起富至鉅萬祖父皆不知書憐公少惠試遣就塾暮歸吟諷不輟王母惜膏火呵止之引被障窻疏帷燈至旦其專勤如此隆慶庚午舉於鄉再試不第王父母及母相繼卒家漸圯再喪婦脫身游外家其爲文穿穴解故擺落畦迥含咀菁華匠心獨妙嘗自詭規摹唐瞿二家得其衣鉢萬曆丁丑舉會試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海內傳寫其文果以爲唐瞿再出也與同年生宣城沈君典鄞屠長卿以文章意氣相豪縱酒悲歌跌宕倏仰聲華籍甚

亦以此負狂簡聲鄒忠介公抗論江陵拜杖遠戍公獨送之郊外執手慷慨歸仰屋直視面氣墳赤太公流涕曰盍從我而歸乎吾不忍見壯子流血死墀下也公填咽不能荅淚血數升請急從太公南歸三年赴闕除翰林院編修癸未分考會試丁父憂又四年丁亥京察以浮躁謫官公在史館人或戒之曰翰林官婉婉靚閒如好弱女子眉下於頤尻高於頂至公卿如傳遽耳公曰我則不能如赤脚婢弓足躡蹻行數步便思解去亦欲耐事口噤生癭肺臍槎牙迸出齒頰我亦無如也江陵歿執政精求史館中觚角斬出能藥牙異同者及其未翼也而翦之公坐是謫終以不振公庶嘗假歸師事盱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疏素專精竺墳參求生死大事紫栢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樞衣稱幅巾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里居十年蒲團接席澆囊倚戶如道人老衲流連山水品香鬪茗如游閒退士四方學者日進身執經卷朱黃甲乙如兔園老塾師蕭閒淡漠身心安隱超然無意於榮進矣癸巳補廣德州判官量移行人

司副尚寶司丞升南京國子監司業遷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再遷右庶子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文章舉學士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外不可梯接推誠導和誘掖獎勸諸生橫經挾策如牆而進如聞鼓鐘如聽誓命自成均教衰橫舍鞠爲園蔬博士倚席不講公至而方領雲集夜誦盈耳後先四年文體士氣欽然一變端居造士闕略酬對南曹郎疾其慢已飛章劾公公笑曰此代西湖移文趣我也遂移病去官太學生張榜舉幡小教場諸生千餘人會幡下奔走訟訴榜獨上疏願冠鐵冠挾銀斧殺身以直公有詔許留用榜繇是顯名天下而公遂不復出矣築庵於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山雲團戶湖水浮堦禪燈丈室清歌洞房海內望之以爲仙真洞府凡九年而卒卒之日晨嗽粥僂拾箸于地臂不能舉屈一臂以支枕熟睡至夜分形神離矣書生朱鷺作放箸歌十章以謂公方寸湛然人世間功名富貴恩讎毀譽撒手放下不啻如一著云爾公爲文章疎朗通脫不以刻鏤求工惟佛乘之文爲慈山諸老所推服有真實

居士集若干卷其子有俊才不重督課嘗曰古有神人生數子各取著一深窟中與七日糧頭身入青冥數子各勇怖奮迅忽到父所過七日不出死矣我於汝曹亦如此其解脫世相皆此類也昔者元好問之論士曰氣曰量曰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天地之美器造化靳固之不輕予人閱千萬人之衆歷數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嗚呼如馮公者豈非其人與不然則何以其位不大齒不尊而風流弘長衣被海內迄於今未艾與謝安石之採藥携伎房次律之彈琴奕碁天下後世胥以王佐歸之豈以用不用爲軒輊與公固已觀化而去視身後之名亦一著耳而余之所以論公者如此公卒於萬曆乙巳十月廿二日享年五十有八子三人驥子鵷雛去邪葬公於西溪之梅塢公所樂游欲携家地也余與鵷雛好而驥子之子文昌游於吾門公歿後三十八年文昌奉其父所述行狀來請銘銘曰公嘗夢游金膏水碧宛委之山標峯置嶺錯落周陸朱門雙鵷銖衣委珮旌幢導迎藹藹仙官

王堦平城庭樹擊憂箏瑟珊瑚金床瑤席服御
高煖封識宛然九秋爲期如屈信臂放箸却還
孤山西溪梅花萬樹清瑤明玕山高水深烏啼
花落總非人間良嘗舊篆桐柏新銘閱千萬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資善大
夫兵部尚書徐公墓誌銘

公姓徐氏其先處仁以尚書從宋南渡僑居姚
江四傳爲彥明令嘉禾占籍海鹽今爲嘉興海
鹽人也公諱從治字仲華會祖璿祖鼎父應奎
祖父皆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妣皆夫人公之
祖病隆冬思食瓜父泣禱於西疇瓜累累臥藁
葉下人呼爲孝瓜徐母黃氏夢金甲神執干舞
中庭寤而生公甫四歲海潮夜溢床榻簸蕩忽
有麝浮床下端坐而免十歲讀袁紹檄豫州文
拍几歎詫塾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誅老
瞞耳萬曆癸卯領鄉薦丁未舉進士知安慶桐
城縣勾稽畝稅平亭獄訟暮年而大治大水浪
過峽山口視其刻石曰宋理宗紹定四年洪水
至此蓋五百年矣乘船破浪軒頓巨浸中相度
捍禦灑沈賑饑全活無算水降按行圩岸築堤

八萬七千餘丈晝夜雜作土實石堅水不復爲
害居官彊直不善事御史外計當量移自請改
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遷南京禮部主事至郎
中知山東濟南府屬邑官吏解銀林立堂下公
援筆判牒尾次第舒鷹引去東方多事募百金
之士捐金推食搏力勾卒其後征妖捍萊拳勇
歛集蓋取諸此也舉治郡卓異賜金錫宴升山
東按察司副使分守兗東而白蓮賊之變作公
受命監軍韓刀策馬亂漲河衝黑雨夜半入兗
城賊塞路要遮弗顧也大軍將攻鄒公語大將
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紀城夏店
踞鄒滕之中吾擊其首尾其中必兩救不如擣
其中堅冲堅破則兩城皆瑕矣分一師陽攻鄒
大將從間道疾趨攻嶧賊恒駭焚其營寨奔滕
賊之大勢燔矣我軍圍鄒未下公曰師老矣頓
兵城下無益不如分兵勦滕斷其右臂使不得
相救鄒可立破也乃率三將簡驍勇直擣滕城
賊棄滕退保兩伏山以輕騎躡擊之而逸者勿
追伏山之賊盡矣於是急攻鄒鑿城通道賊泥
首乞降擒賊首徐鴻儒獻捷救脅從四萬六千

有奇觸冒矢石櫛沐暑雨巢車畫望鉅緇夜偵
在行閒六月勞不解甲倦不支枕計殲妖之伐
公功爲多陞布政司右叅政分巡濟南叙功加
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蓮妖再發東撫王公惟
儉謂非公不能辦賊題留守沂按臣力主撫與
公異議遂請告歸養復中外計量移卽家起薊
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奴警益急薊撫皆庸人
不可與共事復移病歸里不兩月奴入大安口
陷遵化薊撫伏法而公益見推重卒未起山東
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濟南六邑
倍道宵征赴監軍之命於萊無何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二月朔與萊撫謝公璉同
日受事卽日賊已抵城下自二月四日至於四
月肉薄環攻不舍晝夜礮石星流飛矢雨射城
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公意氣自若激厲將士
拊巡夷傷栖止麗譙誓共生死賊舞梯衝攻我
自三面至於八面我伏鎗砲須其上而擊之賊
築高臺瞰我自一臺至三四臺我縱機火焚其
臺而墮之賊闕地道穴我深可旋馬自一洞至
數十洞潛隧鑿穿城隅迸塌幾陷者數矣我用

穴塹寘壺焚橫縱火之法薰尸滿窟賊死者無
算公又與總戎楊御蕃遊擊彭有謨選擇死士
懸門突擊後先搏戰殺賊數千人贊畫主事張
國臣奉撫議以出援兵皆畏賊左次主者亦聽
之以爲撫成則萊圍自解始以援萊爲名耳三
月初國臣遣使爲賊求撫公嚼齒大罵安得尚
方劒斬此大奸細乎乃抗疏白其狀曰國臣以
撫爲賊解朝而賊借撫爲緩兵急攻之計國臣
使每一至則賊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縋城出
擊以怒賊也果爾則必使賊任意攻打我拱手
以萊授賊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
國臣之撫乎當孔賊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
擁兵三千追擊甚易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兵
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
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又使燾領兵出
戰又聽三百餘賊誑言而閉門揖盜致登城數
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賊視臣
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
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不攻也吾
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

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賢於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死當爲厲鬼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設 至尊淆亂國是遂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疏入中朝皆不以爲然公方重圍困守無以罪也而賊徒益棄疾於我四月十六日架元化所遺西洋大礮攢擊城西南隅勢甚厲公方簡閱丁壯指麾出戰左右請少避之公曰不可語未絕口礮中額額身仆血臂中萊撫馳而撫之絕矣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其子同貞等自剄來奔喪扶櫬返葬 朝廷聞而傷之追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子祭葬賜祠額曰忠烈嗚呼兵部條上方略固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公不入萊可也公不入萊必不死公不死而號於人曰我奉詔駐青不敢失尺寸雖亡萊不任受罪也公之意以爲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以鎮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之人以必死而劫之以不得不救是公之居萊者所以救萊也賊盡銳合圍累旬決月慮我師之綴其後必不敢解圍長

驅狼豕奔突是公之守萊者所以保全齊也賊致死於萊力盡不拔勞瘁單乏師老形變解圍之後以全力賊登賊三鼓氣竭枝梧撐拊不翻城內應則銜尾宵遁是公之固萊者所以復登也柳子厚論睢陽之事曰俾其專力於東南去備於西北力保於江淮而功靖乎醜虜以此論公斯得其大者雖然世知公以死守萊之爲功而不知其以死拒撫之尤爲功也賊以撫設登以撫設萊且以撫設中朝而獨不能設公公死之後馴至於侮明詔戕命使而萊卒堅守不下公以死持之也故曰其功在萊登之撫疆吏主之萊之撫中朝主之公之拒撫非拒賊也而拒中朝也拒求撫之賊易拒主撫之中朝難以死拒賊易以必死拒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稷嗚呼斯其故難言之矣公爲人孝友廉潔正直忠厚矜細行勤小物和不徇人介不絕俗蓋質有其文彬彬名實之君子也爲吏去胥角絀雕琢有所施設機張鍵閉往往能出人薊門軍索餉圍撫院於遵化公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按兵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

歸守信地否將擊汝衆聲誓如雷薨然而散其
沈幾應變類此而惜其所就之止于此也公歿
時六十有一妻黃氏累封夫人子五人同貞恩
貢生襲錦求衛西司房理刑副千戶有貞益貞
濟貞復貞俱庠生女一字譚某崇禎七年十二
月二日葬於曹家湖之阡在海鹽縣西三十里
公宰邑考文所取士多以文章風節著周忠介
順昌方御史震孺宮諭拱乾其尤也於是同貞
屬宮諭件繫事蹟爲行狀而介御史以乞余銘
銘曰

獨奴外訐王略中不專城失守列郡風靡婪婪
孔賊閒釁及戈月暈重圍雷轟專車援孤虬蟬
控絕虎豹誓命沈城碎首飛礮公雖隕節榮完
登復虛危之壁四履如幅遼西畿東朔馬縱橫
金析罷擊和門不扃馮牙樹燾孰非臣子委而
去之如脫敝屣公碎一身以奠全齊使知國邑
重於命軀帝庸勸節峻逼台司逃臣骨驚志
士髮植享祀有嚴鄉夢不假睢陽廟中雒陽城
下忠表汗竹烈光羽林斷石幽竄永質古今

南京大理寺評事張君墓誌銘

崇禎壬午四月闖賊再圍汴城五閱月不解張
君以南評事里居分守北城傾家以給守者民
皆願爲君死秋盡黃河水大至挾霖雨灌城越
三日賊游騎入之君猶效死不去賊怒揮刀
墮水中其子寧生乘船來援乃得出十月初九
日創甚卒於封丘之寓館享年六十有五十一
月十六日渴葬于城西三里河之新塋寧生避
難南奔持宗伯孟津公之書哭而謁銘於余嗚
呼今天下士氣竭臣節靡逃亡俘虜相視以爲
固然頃者刑襄陷沒持斧之使俛首臣服夾侍
而先馬又見告矣當此之時有如張君者唱明
君臣大義技柱於重圍絕地之中洪水浸之而
不驚白刃臨之而不懾使天下士大夫相勗以
致命遂志無委辟之患難無倖生之臣子所以
勸忠孝而勵頑頓者可謂至矣吾將取以爲臣
鵠焉其忍不誌而銘之手君諱如蘭字子馨其
先山西沁水人也高祖銳弘治中爲開封府推
官因家焉銳生舜臣舜臣生電電生尚德尚德
徙睢州君之父也君之姑嫁孫中丞中丞愛君
夙惠俾從其姓補博士弟子員弱冠舉鄉試久

之不第署封丘教諭知同官富平二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覃恩請勅命始復張姓君爲政潔廉慈愛疆力耆事在同官建重閭以扼虜築石堤以捍城人至今賴之富平簪筆吏千餘人囊橐盤亓通輕俠傾京師君壹切案治相傳勅莫敢犯逋賦益起咸寧爲冢宰依倚逆奄修怨於舊宰富平公君力持之政聲藉甚僅量移南評事復坐除名咸寧螫之也咸寧敗奉詔以原官起用而君遂不復出家食十五年而終君自少至老讀書強學朱黃二毫不省去手手鈔經史別集說家之書至數百卷好法帖古印斷碣殘章搜訪於崩厓古冢榛莽煨燼之中考點畫辨款識今之趙明誠吾子行也有亭園在吹臺繁園閒與詞人張林宗阮大冲飲酒射獵登高賦詩極望平蕪歎杜甫高李之不可作蓋君之爲人不獨其孝友忠義凜然大節而惆儻博達中原豪俠亦未有能先之者嗚呼已矣可勝歎哉君娶雷氏王氏生三子曰寧生恭生保哥寧生爲國子生以城守有功題敘碣石有志節稱爲君子者也寧生之來也余與之坐而問曰君

所著書及金石錄猶有存乎泣曰皆問諸水濱矣王孫西亭竹居父子藏書及王損仲之彝鼎猶存乎曰盡矣問張林宗阮太冲曰林宗盡室以筏渡筏絀於屋角覆焉太冲漂浮遇大樹入於其腹槁而死嗚呼中州數百年文物與儒雅風流一旦俱盡其不獨爲君悲而已也銘曰汴京城闕今再困重圍河伯不仁兮相其淫威矯矯張君兮誓死自持河身可徙兮我心不移佳城鬱鬱兮大河之湄滄桑陵谷兮刻此銘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三

兵部右侍郎孫公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月奴酋犯薊鎮 天子命推擇廷臣有才望者勝樞貳之任于是潼關孫公繇大理寺丞擢兵部右侍郎拜命之日廬兒戊卒靡不戟手相賀甫一月無疾而卒年四十有八十一月之三十日也公之弟必茂奉喪歸秦以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先塋撰次行狀走使四千里屬余志其墓嗚呼今天下最急才者有二曰銓事也兵事也公于二者皆有專才皆將試于用矣而不得竟爲可嘆也公舉萬曆丙辰科進士繇戶禮二部郎擢吏部佐冢宰趙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徙諸清郎之淹久者基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程國祥閩則鄒維璉朝著欵然改觀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逐趙公未幾公謫去再奉嚴譴除名及公再起長垣爲冢宰小人倚爲窟穴公偁偁舉其職不少假易小人比長垣以計典中公又左遷以去公廉辨疆直人才物論儲待于胸中有萬曆初名

選郎之遺風再起再謫不得竟其志而銓事亦不可爲矣公居潼華閒諳識阨塞要害通知其豪傑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司按察司經歷量移南祠部請急里居建議設重鎮以扼關秦賊不出豫賊不入挈餅口而壅之寇可盡也鄉人恤其私以勞師動衆扼之寇自是渡澠池而西莫可禁禦矣假滿還畱都途出柘城歸德遇寇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也賊潰堤而入數十騎薄城引弓詬罵城中兇懼公曰此欺我無兵也令僂從環射之賊中傷迸散登陴者始有固志賊既退人皆謂公知兵可辦賊也賊逼江浦公守石城門叅贊范公移咨假公署職方以備非嘗其倚重如此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升尚寶司丞轉理丞旣任樞貳謂虜懸軍深入我援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聚而殲之無藉口老謀持重以成南下之勢蚤夜呼憤莫有應者盛氣結轡強陽暴亡竟用是死而人徒知其以勤死而已公之父給諫公以危言讜論不容于朝公少而與聞國論有澄清天下之志雖在郎署小人以黨魁目之逆奄誅僇朝士皆公所

雅故銀璫過關門者倉皇出餞雷連涕泣奄聞而惡之欲殺公而未果也及朝政更易奄餘黨仍用事公所與同志汲引者賣公以媚長垣久之遂取大位而公猶滯散寮每嘆曰程郎之綸扉不如劉郎之縲絏也吾陸沉于此有餘榮矣公生平連蹇仕宦實以黨論之故此天子知公且大用矣而一昔殫死嗚呼此亦黨人爲之手抑亦黨人之網所不能盡而天爲之殄瘁乎其尤可悲也已公爲人孝友忠信誠心質行信于士大夫而與被于孤寡煢獨周恤振救死生急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恒有者公歿而必茂喪之如父撰公行狀別白邪正是非一無所鯁避蓋家庭閒風義如此此亦可以觀公矣公諱必顯字克孝先世自潮之餘姚徙秦數傳居潼關祖諱承光選貢知沔縣父諱振基戶科給事中轉山東僉事今上覃恩贈奉政大夫改京銜母覃暨前母劉俱封宜人繼母賈封太宜人蓋異數也妻張氏繼妻景氏皆無子以必茂之子士驤爲後一女適朝邑周雲余辱交于公二十餘年戊寅之秋執手

邸舍悲余之蒙難而傷其不能相明也公方駭駭向用若有閔默不自得者徒以余故也其何忍不銘銘曰

太華削成兮潼關屹然是生偉人兮枝柱金天河流奔騰兮衝關却阻展如之人兮排界齟齬是父是子兮兆域相望元氣熊熊兮浮薄華陽河水南流兮潼水東迴千秋萬世兮孰塞我悲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葉公墓誌銘萬曆中東林之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爭相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已間執其一二瑕疵者以相詆譎指清議爲橫議陰護其所快譏之人以箝天下之口甲寅乙卯之間其說始大熾葉公官南太僕抗疏闢之以謂決裂國論敗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引繩批根公眇然孤踪忽發譴議羣驚且恚聚族而攻公公不激不隨端坐而肆應之且累疏乞歸言者卒無以勝公神熹之際東林之與黨論迭相勝負然公之言卒未嘗不勝其故何哉嗚呼公之所以勝者蓋有所以爲公者在也公諱茂才字叅之其先世自吳江徙居無錫